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而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

為道

朱子曰道者率性而已國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

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

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

人治人政而止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

短之法在此柯耳欲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切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善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

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

已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

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

故反之以自責而自痛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

行美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如此責不愷慥乎替羨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輯畧程子曰以已及物忠也推已及物恕也遠道不遠是也詳見一貫章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不得或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不可濶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得相爲用處○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其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盡又曰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問忠恕謝氏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或問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

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決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尖之而已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習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雖同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言其為同也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之違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纒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耳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思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為而不由乎中矣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若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怨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怨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怨耳其曰不怨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收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怨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怨而有似於不怨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怨而實有不怨之心則是彼為人者既以忤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為天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已其於穆之

命也豈不誤哉楊氏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悞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哉侯氏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而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未改以前是尖人道既改則便是復得人道更何用治它○能改即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善只改底便是善○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着力下工夫處○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也○按此章當與前一貫章參玩則忠恕之義盡矣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

天朱子曰峻高且大也此言優優大哉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

人然後行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輯畧程子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

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故君子

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者尊
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溫猶屬溫之溫
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
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
疑道之大端也不以一豪私意自蔽不以一豪私欲自累涵泳
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
有豪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
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
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道者自然之
名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
行之也。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
偏廢大意固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
不崇禮它皆然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書故一句
之內皆具大小一意云云。聖人之道峻極于天是充塞天

地底意思。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
見為用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少闕才闕一事便
是於全體有虧佛氏之學只說道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便了
若有一二事不著亦不妨。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
殊。聖人事事著實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
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問致廣大章句以為不以一毫
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何也曰此心本廣大
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
便卑汗若能不以私意自蔽則其心廣闊都無此疆彼界底意
思自然能致廣大不以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浮下昏冥
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
則物欲行。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之知
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大哉聖人之道云云
是言道之大處禮儀威儀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
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
問學至崇禮此是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
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而無下截只道是我渾淪更不務
致知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

不去行則又空無所倚。○有一般人實是篤厚淳朴然或箕踞不以爲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篤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底意。○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畧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有道足以興無道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或謂尊德性至崇禮六句不必以存心致知爲分蓋道之在天下至大而無外至小而無間尊德性者存心養性之知道問學者致知格物之事能存心養性矣而未能格物以致知則其於道必有不盡者下四句亦然雖大而窮理未精不足以盡道造理雖高而行事未合乎中不足以盡道已學而用功

不盡道造理雖高而行事未合乎中不足以盡道故必內外本末粗細兼致其功然後於道則大者無不到其細者亦無所遺至德謂此五者不如是則至道不疑也此說與章句心異姑存之。○南軒記時習之室曰中庸曰苟不至焉至道不疑德道至於疑則斯能有之矣惟至德可以凝道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洒掃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焉至纖至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厘之間不至則毫厘之間天理不在故孝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以也融然無間渙然和順而內外精粗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按此雖爲時習而言然於此章之義有所發明故附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

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朱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了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

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句食粟

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
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
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
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
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
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

是桀而已矣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重
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問多不循

理故孟子告之
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

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
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

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

之有餘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
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

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
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肖
之教誨也○問云云曰洪氏之說有曰弟者雁蘊有神通并妙
用運水及般柴此乃自得之言最為達理但其言周濂便更通
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感之
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若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
實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間便
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大矣○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為哉

若釋氏之言則但能運水般柴與雖倒行逆施亦無所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為堯哉蓋其學以空為真以理為障而以縱橫作用為音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稱之三語其病則以為特在於周遊者意而已如此則是凡為佛者去此二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案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事之同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公曰禪者以拈提豎拂為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為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非是妙用處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

右專言道

易大畜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

德程子曰以專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良體篤實之

日新曰乾四德見止則諸卦象之言德者皆列見

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程子曰三陽爻居陽

位處得其位是其正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德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常則羞辱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

也人既無常何所容處○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

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朱子曰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

生故雖賤役而不可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

曰不占而已矣

南軒曰謂理之必然不待占而可知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朱子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

之如居之有鄰也○南軒曰德立於已則眾善從之其為不孤蓋理之必然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語其至則天下歸仁亦是也○易敬義立而德不孤又是一義見本篇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朱子曰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

也○南軒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彊力為可恃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

也

朱子曰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

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或死則或之甚也○揚氏曰堂堂乎張也難矣既欲其生又欲其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也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新而益高也

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為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死生定分焉可以隨已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曰崇

德辨惑脩身之切務也以忠信為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相須也○愚按

欲生欲死必有所為而言所以箴子張之失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

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子

曰善其切於為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

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遲蘧卽近利故吉之

以此三者皆所以檢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不利也人唯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唯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

慝不脩惑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

所以辨惑也○南軒曰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得之心反傷於德矣○愚按范氏以利欲為強與先

難後獲與而集注辨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朱子曰鄉者鄙俗之意原與同荀子原慝注作原是也鄉

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愿稱夫子以其似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

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

魯之狂士

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志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

與論語少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

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

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者字子開

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

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克舜氣象特

有不掩焉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

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

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

孔子曰過

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

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

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

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

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踽踽獨行不進見涼涼薄也不

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徒每重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

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

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

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

賊何哉

愿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

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

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

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

惡鄉原恐

亂德也

鄉原不仁不義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

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

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人矣○南軒曰道以中為貴然中道而立為難故非極高明則不能以道中庸孔子

固欲中道者而與之惟其難得故思其次狂者所知進於高遠操者所守執之堅介嗚呼然則古之人古之人以古之聖賢為

慕者以其難足以及之也至於考其所行則有未能掩其言者以其言之高行有所未能踐故耳中庸所謂知者過之其狂者

歟賢者過之其操者然云云鄉原自以為是惟其自以為是此其所以終為鄉原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

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之所謂善則出於一己之私竊中庸之名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之與白本不足以賊德其

如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為德之賊也云云經者天下之常理中之見於庸者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劫而奪之

而其倫有序仁義禮智拊而達之而其道不窮所謂經也惟人背而去之莫知所止故君子反經以為民極經正則人興於善而邪慝自不能作此中庸之所以為至也帝王之所以治孔子之所以教不越於反經而已矣○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為善者莫知平理之正是天下之正理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欲為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汙俗而外為說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而實非廉潔而反以言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廉惟假廉者乃所以害夫廉夫子所以深惡之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朱子曰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

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南軒曰聞善者有而休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談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是棄之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朱子曰巧言變亂是

非聽之使人受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蓋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其為不忍一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朱子曰大德小

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閑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能先立乎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者矣○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對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不及處不免有些子小小事故過者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蓋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提他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南軒曰大德大幹也小德萬目也君子所存大幹固有定至其酬酢之際用權以取中初無一定之勢然未嘗不同歸焉如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類是也然而斯言以大德不踰閑為本必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蓋未嘗不在其閑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謂出入為可也小人

之無忌憚而已。○南軒說甚善然非子夏本意姑存之。

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

為大也

朱子曰小德者全辨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

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天道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厚化也○大德是那敦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個道理聖人做出許多禮樂法度功勳事業只是這一個道理做出來○輯畧程子曰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如俗言敦本之意○又曰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合德○張子曰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禮記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

以得於身也

鄒飲酒義○程子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見面盎背四弊不言而喻豈待勉強

也又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方得○以上言德所指不同其實一也且參繹之

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

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

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程子曰九德最好○

張氏曰自寬至強皆天資自栗至義皆努力任性以行非過則不及以卒輔之則為有用之德○愚按此所謂氣質之性也蘇氏曰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又曰德惟一動罔下吉故常於是德然後為吉也○林氏

曰一德之常如霍光可謂有濟亂之才矣而在漢武左右小心謹敬出殿門進止有常麴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此亂而故之有常者武帝彰而用之遂能擁昭立宣兄於九德成事其效宜如何哉○陳氏曰常者德之所安也人固有勉強矯拂亦足以欺人者能矯拂於暫而不能矯拂於久能矯拂於一時而不能矯拂於歲月惟其安而非有所勉強矯拂者乃德之常也至於常則不變矣朝夕如此窮達如此變故如此而其德曾不少變人主得斯人而彰顯之國之福也○蔡氏曰寬而栗云云而轉語許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愚按張氏以學力言蔡氏以成德言二說不同蓋嘗思之德不待孝而成者生知安行者也自非聖人其氣質必有所偏學以治之然後能復其性之全故舜命夔典樂以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正此意也○又九德之訓諸家各有得失今取其長合為一說蓋寬洪者易失於踈闊必以緝密濟之栗木性之最密者也柔順者易流於委靡必以植立濟之謹愿者未必能恭肅有辨識之才者未必能敬謹馴順之人少果毅徑直之人少溫和簡者多務大幹未必事廉隅剛者或出血氣未必能篤實慈者見事

勇為未必能合義學以成德則無一偏之失柔而立剛而塞雖各為一德然寬也愿也謹也簡也皆近柔故以栗以恭以毅以廉濟之皆剛之屬也亂也直也強也皆近剛故以敬以溫以義濟之皆柔之屬也此舉隅為禹陳知人之法也

日宣

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

有邦翕受敷施蔡氏曰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

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邦家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繫言之夫九德有其三固不可有怠心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不可有忽心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有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成事其事而後又皆在其官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六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水火

金水王於四時而土則寄王於四季也
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聚功皆成也

立政

周公

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顛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蘇氏

曰夏后氏之世王室所以大強者以求賢為事天之實也○林氏曰迪知其忱恂是其心誠實於此而無所矯偽於其間故可以信其誠有是德不然則有以譽者笑貌而為之者矣○蔡氏曰迪知者踰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以上論

德九

伊尹作咸有一德

呂氏曰自古以來聖賢入道各有自得趣在堯舜禹謂之執中在伊

尹謂之一德在孔子謂之忠恕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前聖所未明處太四悔過既力故伊尹以入道極處
告之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終始

惟一時乃曰新又曰德惟一動罔下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

無若張氏曰一者天理故無往而不凶

又

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恊于克

朱子曰伊尹告太甲許多語言句句是天理○橫渠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說得極好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也庸也一也只是

理○又曰此四句三節一節緊似一節德且是大體說有言德有凶德必主於善始為吉耳善亦且是大體說惟是叶于克一是乃為善盡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

言大抵此篇精神全在幾箇一字上此心德一便終始不変而有常叶字雖訓合乃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叶於分豈善叶時月正日之叶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南軒曰自虞書精一之外惟此語最親切

氏曰德者善之摠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遺也咸有一德之○此章言一德

洪範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

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瘳友柔克沉潛

剛克高明柔克蘇氏曰不剛不柔曰正直。張氏曰三德即皇極之見於用者。呂氏曰

正直言皇極本体剛柔言皇極之用。愚按平康正直三句孔

氏謂世平安用正直治之世強禦不順以剛治之世和順以柔

治之此說為善所謂因時而施之者也。杜氏曰沉潛猶滯弱也

高明猶克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其本性乃能成全。此說為近

所謂因人而施之者也。上三句以時言下二句以人言。蓋治其

過不及而歸之中者。君師之職故曰又用三德。沉着高明本皆

美質但深沉者易偏於柔故濟之以剛。杜氏滯溺之訓恐非先

儒於此章多異說。自孔安國從左氏傳以高明為天沈潛為地

謂地雖柔亦有剛克能出金石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

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綱臣不知此疇曰又用則皆

治人之事若君臣以剛柔相濟則治已之事矣。故全獨取杜氏

之說而蔡氏有曰平康正直無事乎矯拂者也。強弗友剛克以

剛克剛也瘳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也以剛克柔也高明

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

物因時制宜三德迭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

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幸福者蓋如此。其說亦善。故附見焉。

右專言德

○呂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又左氏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

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

何如惠伯曰吾嘗亨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溢

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

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

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供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

弗當。社氏曰二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東萊呂氏曰正義云剛

剛抑之柔則進之以志意供給長養。復合於中道。今婦從之。

此章言三德。中庸

三達德已見前

書旅葵其末曰嗚呼夙夜罔或弗勤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孔氏曰

物積善與大故君子謹其微○王氏曰大德細行之積也○愚
其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葵初末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
細行以獻葵之受為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
土而成山一行失則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彼
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
曰吾知顯其大不暇郵其細可乎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

睦端任恤鄭氏曰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
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

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端
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親於憂貧者三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

愚按三物之教先以德行為次以六藝即孔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又程子答學者問

善忠和作中和蓋大司徒下文云教之中教之和不應此獨為忠敬也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

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

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鄭氏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朱子曰至德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

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者強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

孝德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又曰至德云云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云云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云云則

無愧徐即孝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冬以美材而之高下實

賢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

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月而不可偏廢之意其又曰教三

行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

已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

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

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

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教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愚按孝

德者躬行孝道而實有得焉者也惟其實有是德故於事親之

道有一毫之未順則知其為逆有一毫之未善則知其為惡

稟焉惟恐其犯之也世之不去其親者豈自知其為逆焉哉知

之則不肯為之矣然所謂逆惡者非必如法令所指五逆一惡

之類也於事親之道苟有所違悖焉皆逆且惡也為人子者其可忽諸

易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程子曰山下出泉出

而遇險未有所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

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

始出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南軒蒙齋銘曰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過君子體之于以果行繩勉在中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益源源焉已君子體之于以有德篤敬不逾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敏于外達道攸飭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又曰蒙之義蓋謂泉始出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釋未有所適貴於果行有德充而達之也有德之義尤當深體愚按蒙象之義南軒得之蓋泉之始出也消消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良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無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體用之謂也有體而後有用所養者厚則其應不窮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皆此義也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程子曰坎為水

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存之象也水自消滴至于坎文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以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還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常如水之洊習○朱子曰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子曰澤之容水有限

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之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乾文言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

君子弗用也

此釋潛龍勿用之義。程子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著，也是以弗用。○德行恒易，恒簡見後乾坤篇。

右兼言德行

孔門四科別見

易大傳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功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以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

則賢人之業

朱子曰：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以為易而知太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乾而不自作，故以為簡而作成物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以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已者業，謂成於事者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盛德大業至矣哉

朱子曰：顯謂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謂自外而內。

也用謂機織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富有之謂大業

日新之謂盛德

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朱子曰盛德大業以下都是說易之

理不是指聖人。先說箇富有才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方始相連相續去。愚按此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無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於進德修業者亦必以天地聖人為法蓋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故劉而著之於此

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

崇效天卑法地

朱子曰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

乾文言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

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

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

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

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憂哉唯

進德脩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義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無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無咎也。朱子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無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無咎也。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已到那地知

然其知得合如此終之便下終居工夫幾是知之初方見得
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上至字是至
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然之是
然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

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

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程子曰或躍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在非離群類進德脩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常也故云或躍或進謂躍就所安之義

或疑時隨時而來可少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朱子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愚按乾卦皆聖人事而九二九四皆以進德脩業為言蓋德不進則退業不脩則壞故堯兢兢

受業業周公坐而待旦孔子終日不食

先以此也然則學者奈何其不自力哉

右兼言德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一

春秋傳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璜數檮戣大臨危降庭堅仲

容叔達此即垂益禹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

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

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

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

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

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

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下文云昔帝禹氏有不才子子掩

義隱賊奸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交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暋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謏庸回服謏

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驕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民謂之嚚桀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之能去

縮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

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

之饕餮餽罔堯賓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嚚桀饕餮投諸四

裔以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載舜以為天子以其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怒惠和皆德也而

不友毀信廢忠崇

此謂之不才則古之

謂才與德蓋通言之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已朱子曰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吝吝

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此是為有士而無德者言○南軒曰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為貴也古之聖人如周公者才藝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非以來天下之善各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何為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朱子曰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

子有亂臣十人

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

宮更其一人謂文母朱子曰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言周室

人才之多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

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南軒曰此所謂才者能全盡天

天生此民之才也如左氏稱才

子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朱子曰驥善馬之

名德謂調良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問才受乎天德繫乎習乃重乎而輕德者何也曰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是德也固已根於其性之所有恃人不能皆生知而

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豈可以其專繫乎習

而不受乎天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

差又不得專以才為天賦德為人為也司馬公論習俗以金與

竹為才以銘範矯揉為德其失正與此同至於蘇氏之書又以

才難強而德易勉其失之端不過如此而其末流遂至於貴才

賤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為天下後世之

禍也益深矣○南

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也而况於

賈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

稷躬稼而有天下羿善射奭盪舟皆不

稱其列然夫子不答南

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顏淵曰既竭吾才此才謂才力也子曰

不才亦各言其志也

此才指資

質而言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

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朱子曰恃才妄作所以取

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

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

子之言猶信也○南軒曰

才如辨給敏捷之類小有才而未聞

大道則必求所以用其才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謂聰明智力之可以有為而不知理。我之顧若是者極其才而不知所止不至於顛覆則不已故益。成括仕於齊而孟子知其必見殺也蓋不聞道則為才所覆。道則有以為用矣所謂道者非它也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有聞則其進退語默之際皆有所據而才有所不敢恃矣。夫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其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取死之道反不若魯鈍無才之為命也夫小有才而不知道者身且不能保而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愚按此才與德之同也。所謂天之降才與不善非才之罪也不其損。

程子曰才與誠一則因心天下之治。又曰才與誠合與

可以有為。愚按此才指才能而言誠即德也近於溫公之說

司馬氏曰夫才與德共而世俗莫之能辨

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

之謂才正直古之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

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兼亡謂之愚人

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

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按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按才

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

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

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覆者多矣故為國家者聖賢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而言者才子失人之足慮哉。愚按德分而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

是也然物之真一定而不移人之性雖失而可復故孝悌則德進德進而才亦進矣是又學者之所當勉故併著之於此云

右兼論才德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

能為亡朱子曰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或問弘之為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之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為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為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為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重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

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為有亡哉。黃氏曰或問以寬廣為弘乃集注未改之前之說然與今集注之意實相通而有所發明故不得而不存也篤堅確也易所謂確乎不拔而曾子所謂死而後已者正謂此耳觀子張之二言則為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之所可及也。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以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夏云為能為有焉能為亡弘便知道正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步寬闊著得他在。問執德不弘先生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好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南軒曰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不回苟惟不然雖有為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為有亡也程子曰信道不篤則執德無由弘。志道據德已見言仁篇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

朱子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

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

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

也其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亦

在其

右兼言道德

按道德二字並言始見於禹誓師之詞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道者常行之正路背之故言反德者固有之實理失之故言敗然其所以反之敗之之由則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而已然則敬懼之分天理人欲之所由判歟。又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失義而後禮非知道德之有也其辨見異端篇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惟一允

執厥中

朱子曰蓋目上言自來矣其見於經

聖神繼天立極其道統之傳有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

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舜復加之

以三言者蓋必如是而後堯

之言可庶幾也餘見道心篇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

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朱子曰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或問云云曰聖賢所言中有一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具而守之哉

仲虺之誥王懋昭天德建中于民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

孟子曰湯執中。林氏曰德貴乎日新故勉之以懲昭大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惟

其因物有遷故陷溺而不返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故揭以示之昭大德者是乃所以建中也而為王氏學者乃曰懲昭大德者所以極高明而愛乎一建中于民者所以道中庸而同乎人夫高明中庸豈可分為一致耶。蔡氏曰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也

酒誥丕惟曰爾古

永觀省作稽中德

上文曰庶上有

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大克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欲其能長自觀省每有勳守德即中道也即身而言則曰中德即事而言則曰中道

穆王命君牙為司徒曰弘敷五典式和

民則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之中

愚按自堯舜禹相君率而循之成王之

以中道為出治之本三代聖賢之命蔡仲曰康濟小民率自中至穆

王此言尤得建中于民之意刑之際小有過差則民有不理豈非去文武成王為未遠猶有得於見聞之舊歟

易乾文言九二曰

龍德而正中者也

程子曰以龍德

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

九二

重剛而不中

九四同。按易以二

五為中故九二曰龍德正中初則勿用三則危四則或上以中為貴以不中為戒則天卦言中之義附于此。蒙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得中則時也按本卦坎下艮

下之至善豈有過於中乎今以諸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六五下應九二六五為蒙之主

九二發蒙者也故程子曰九二
 于酒食自吉象曰酒食貞吉以
 其道也按本卦乾下坎上○
 元吉程子曰以中正居尊位治
 吉也元吉大吉而蓋善也吉夫
 上○師九二在師中吉六五負
 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
 坎下坤上○比原筮元永貞无
 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
 陽剛中正盡止之善者也以
 得元永貞而占也卦辭泰意
 與中道故也○九五顯比主用
 剛中之吉位正中也程子曰顯
 比中道與正中之地乃由正中
 中九者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
 正也與中者是也按本卦坤下
 程子曰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
 居山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

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九五需
 中正也程子曰以五得中正而
 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九五訟
 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
 而不盡善者有矣本卦坎下乾
 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程子曰
 而受任以行為得其宜也本卦
 訟以剛中也程子曰推原筮決
 元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
 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
 此道象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
 二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
 此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
 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
 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
 上○小畜剛中而志行乃亨
 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
 陽剛以柔巽言能亨則

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陽以卦
 乾下巽上二五皆陽爻六四為主
 光明也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中正
 之至善光明者也按本卦乾上
 遐遺明云得尚于中行程子曰四者
 容荒穢之量用馮河謂以剛果之道
 不遺事之微隱與賢才之在僻陋者
 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
 之義尚配也六五以祉元吉中以行
 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
 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剛中
 下坤上○同人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
 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以
 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
 為同人象曰一文明以健中正而應
 上○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
 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
 之也夫居尊執柔固眾之所歸也而又

不言則陽剛中正按本卦
 復剛中正得帝位而不
 復帝位苟無疾病則復道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
 泰之道也包荒謂有包
 濟深越險也不遐遺謂
 云謂絕去明比之私有
 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
 也程子曰所以能獲祉
 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
 賢謂九二按本卦乾
 人程子曰柔得位謂二
 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
 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
 子曰正也按本卦離下乾
 曰大有程子曰五以陰
 也為諸陽所宗上下應
 有虛中文明之德故上

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按本卦
 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
 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
 之遠爻言六二馭豫之道為教之意深
 盡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
 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不
 卦巽下艮上○臨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去
 之謂也程子曰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
 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
 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按本卦先
 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程子曰五居尊
 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地
 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
 上○噬嗑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
 柔居中也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
 五而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
 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
 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

下離上○豫六二介于
 正也程子曰能不終日
 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
 矣按本卦坤下震上○
 蓋得中道也程子曰二
 以貞之義已見前按本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
 三有中德故能倚任
 行其中德也人君之
 下坤上○觀大觀在
 位以剛陽中正之德
 而上巽是能順而巽
 下也按本卦坤下巽
 獄也程子曰六五以
 雖不當位謂以柔居
 剛傷於柔為用剛則
 中得剛也

和獄之宜也按本卦
 震下離上○大畜九二與說
 說中元亦也程子曰一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
 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馭得中道故進止無失
 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說去輪輟謂不
 行也動不失宜故無過九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
 柔耳剛中中而才也按不卦乾下艮上○大過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程子曰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
 得中是與不失中道也卜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
 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習坎維心亨乃以剛中也程子曰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
 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
 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離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
 牛吉程子曰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
 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也五以陰居
 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為正
 也○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程子曰二居
 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
 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

震如是大善之吉也。曰所以得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難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恒九二悔二象曰九二悔二此以中也。程子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與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與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以於中也能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其悔也。又曰所以得中豈止亡其悔德之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程子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况陽剛而乾體乎。按本卦乾下震上。晉六二受茲介福以中正也。程子曰六二在下上無應援以中正柔順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則當得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無應援不能進然其中正之德以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於王母。

也介大也。又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以中正之道而與同德必受大福也。按本卦坤下離上。○睽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程子曰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艱明之善。以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以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合也。按本卦兌下離上。○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程子曰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程子曰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無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又曰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按本卦艮下坎上。○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言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程子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

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取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况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真正而吉也黃中色天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羣邪一去吾心一入則中直之道無由行矣相敬之不去武三惡是也又曰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按本卦坎下震上○損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程子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真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真正而適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夫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已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也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又曰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爲善若守

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所謂利貞謂以中爲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按本卦兌下艮上○益利有攸往中正有慶程子曰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受其福慶也六二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程說已見專言信篇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程子曰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乎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則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爲依遷國爲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按本卦震下巽上○夬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程子曰夫者陽決陰君子夬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夬之至善者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暮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又曰暮夜有兵可懼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何事之

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為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九五莫陸夫夫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程子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說卦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上矣故必決其決如莫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無咎也中行中道也莫陸今所謂馬齒莫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莫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無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莫陸為易斷故取為象又曰卦辭言夫夫則於中行為無咎矣象復盡其義曰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篤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意深矣按本卦乾下兌上○姤剛遇中正天下人行也程子曰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九五以祀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程子曰九五下亦無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祀高木而葉大剝高體大惡可以包物者祀也美

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賢也而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也實章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則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自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夢寐文王遇於渙釣皆由是道也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禮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程子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萃先答象口云云中未變也程子曰合相持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萃又曰萃之時以得聚為吉故萃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

○側微之象也九五尊居高而可以祀葉而包瓜能自降而人君如是則無有不遇所求者不齊也故必含蓄章美內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又曰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中光按本卦巽下乾上○萃聚曰萃之義聚也順以說以卦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非如是不能也○六二引吉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自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為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

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遘至改慶
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
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
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觀其未
存戒也按本卦坤下兌上○升柔以時
以大亨程子曰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
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
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
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
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程子曰困而能
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
困于酒食象曰云云中有慶也程子曰
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未能施
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
道亨乃有慶也按本卦坎下兌上○井
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程
子曰若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取
可以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

此卦之才與義合也○九五其
也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
泉食也列謂甘潔甘潔而寒
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按本卦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
進而上行柔在下○物乃居
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
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程子曰
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
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
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
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
以貞固於中也又曰六五
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
往來厲億無喪有事象曰
也程子曰六五雖以陰居

又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
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
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
於變耳故象合其意以
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
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
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
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
也按本卦坤上巽下○
貝大人所以言也蓋其
遇困而兌互三矣九一
酒食之於巽所以施惠
惠於人然其剛中之
道亨其中德亦吾二之
聖乎水而上火井井養
子曰巽入於水下而上
之而不竭使有常也邑
人剛中之德其常乃

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
 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
 重於正也蓋則不違於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
 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一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
 億度無喪失其所有事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
 凶不至於凶也億度謂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
 而無助若以剛陽有助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
 難但期於不失中則可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又曰
 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皆以無喪為大也○上六
 得也程子曰索索消索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
 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上氣殫索也巽巽不安定兒忘氣索索
 則視瞻回徨以陰柔不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不得於中道也使之得中則不至於索
 矣○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程子
 曰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八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此
 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之義言之人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之

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輔則不妄出而有序
 也言輕發而無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止
 序也又曰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為
 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漸其位剛得中也程子曰
 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本卦艮下巽上○歸妹六
 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象曰云云其位在中
 以貴行也說見夫婦篇本卦兌下震上○旅小亨柔得中乎外
 而應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程子曰六上居五
 柔得中乎外也麗於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
 麗乎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
 之貞正而吉也按本卦艮下離上○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
 皆順乎剛是以小亨程子曰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
 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
 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九二巽
 不寐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程子曰二
 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
 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謂說皆非正也
 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為過於巽非有邪心也史巫通誠意

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為諂矣又曰二以居柔在下為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為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人自當信之所以吉而無咎九五貞吉悔亡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程子曰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無過無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今唯得中為善失中則悔也○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程子曰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程子曰九五剛中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巳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故可嘉尚又曰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按本卦兌下坎上○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程子曰二柔在內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為孚之象所以為中孚也按本卦兌下巽上○小過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程子曰

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下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按本卦艮下震上○既濟初吉柔得中也程子曰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九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程子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無復進而有所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况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又曰中正之道雖不為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

其中則正矣按本卦離下坎上○未濟亨柔得中也程子曰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程子曰在它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無過剛之義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繼配觀又曰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按易之言中惟在二五蓋必所居之位得中而後所行之道得中所居之位體也所行之道用也有體斯有用矣

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矣

矣朱子曰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常也言民鮮此德今已矣矣○南軒曰德合於中庸則至當無以復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汨於私意以淪胥其常性鮮有是德矣矣夫子蓋歎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

不及朱子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中庸

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或問楊墨之學出於師商信乎曰胡氏論之當矣其言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為出於二子者則其考之不詳甚矣○愚按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朱子蓋汎言之非指子夏而言也○南軒曰子張高明故常開擴子夏敦篤故常收斂開擴則未免有過收斂則未免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特未得其守而已夫子謂猶不及過與不及為未得其中則均也今以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觀之其所為過與不及者蓋亦可得而見矣○按下章求退故進之由兼人故退之朱子以為一進一退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亦此意別見兼人篇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

進取狃者有所不為也

朱子曰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狃者知不及

而守有餘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狃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矣○南軒曰中行謂中道上行狂者所見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見狃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則斯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在者力行以踐之則其見不差狃者致知以明之則其守不失其中可得矣

中庸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

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故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也○朱子曰七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庸平常也○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因言之矣今以

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在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体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必信謹

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体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此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未發之中是体時中之中是用。○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中庸只是「一」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舜禹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將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中庸該得中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

